大寶積經卷第一百四　　制

隋天竺三藏達磨笈多譯

善住意天子會第三十六之三破菩薩相品第六

尒時文殊師利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說菩薩摩訶薩初發心者以何義故名初發心佛告文殊師利若有菩薩等觀三界一切想生如是得言㝡初發心文殊師利是名菩薩初發心也文殊師利復白佛言世尊如我所解佛說義者若有菩薩貪欲心生是初發心瞋恚心生是初發心愚癡心生是初發心世尊所說將無謂是為初發心尒時善住意天子問文殊師利言大士若諸菩薩起貪恚癡名初發心者所有一切具縛凡夫皆即名為發心菩薩所以者何彼諸凡夫從昔至今常發如是貪恚癡等三毒心故文殊師利語善住意言天子汝言一切凡夫從昔已来常能發是三毒心者是義不然何以故一切凡夫心力羸劣不能發起是貪恚癡唯有諸佛世尊一切阿羅漢辟支佛不退轉地

諸菩薩等乃能發是貪恚癡耳是故
凡夫不能得發善住意言大士仁今
何故作如斯說令此會衆不識不知
陷諸疑網深可怖畏
尒時文殊師利語善住意言天子於
意云何如彼飛鳥往來空中彼鳥足
跡在虛空中有發行乎無發行也善
住意言非無發行文殊師利言如是
如是天子以是義故我作此說若有
能發貪欲恚癡唯彼諸佛聲聞緣覺
不退菩薩乃能發耳天子當知无有
依處是名為發無有取者是名為發
既無依處又无取者是即無句斯謂
為發是无分別句斯謂為發是不可
生句斯謂為發是不實句斯謂為發
是非物句斯謂為發是不來句斯謂
為發是不去句斯謂為發是無生句
斯謂為發是无攀緣句斯謂為發是
無證句斯謂為發是不諍句斯謂為
發是不思句斯謂為發是不壞句斯
謂為發是无言句斯謂為發是不破
句斯謂為發是無字句斯謂為發是
无執句斯謂為發是無住句斯謂為

發是不取句斯謂為發是不捨句斯
謂為發是不拔句斯謂為發天子當
知是為菩薩初發心也天子發心菩
薩若於如是一切諸法不愛著不思
想不見不知不聞不識不取不捨不
生不滅是則名為真發心也天子是
菩薩摩訶薩若能依止如是法界如
是平等如是實際如是方便則彼貪
欲瞋恚愚癡等發又若決能如是依
止則彼眼耳及意等發則彼色取乃
至識取等發如是則一切諸見發無
明有愛發乃至十二因緣有分發五
欲衆事發愛著三界發我見發我所
見發我見為根本六十二見發佛想
發法想發僧想發自想發他想發地
想發水想發火想發風想發空想發
識想發四顛倒發四識住發五盖發
八邪發九惱發十惡業道發天子當
知我今舉要言之一切分別一切分
別處一切語言一切諸相一切進趣
一切希求一切取著一切思想一切
意念一切障导菩薩皆當發汝應如
實知天子以是義故汝今若能於此

大寶積經第六十卷

諸法不愛著不思想者是則名為真
實發也尒時世尊讚文殊師利言善
哉善哉文殊師利汝今乃能為諸菩
薩具宣如是初發心義文殊師利汝
於往昔已曾供養無量无邊恒沙
數諸佛世尊能說斯耳
尒時尊者舍利弗白佛言世尊今典
文殊師利所說菩薩寂初發心及獲
無生法忍先後二事平等无差耶佛
告舍利弗如是如是如汝所說舍利
弗昔然燈世尊授我記言摩那婆汝
於未來過阿僧祇劫當得成佛号釋
迦牟尼如来應供正遍覺舍利弗我
於彼時亦不離此心得無生忍如是
舍利弗汝當知彼一切菩薩初發心
義如文殊師利所言無有異也尒時
文殊師利白佛言世尊如我解佛所
說義者皆是初發何以故如世尊說
一切初發皆是不發其不發者即是
菩薩寂初發心說是法時二万三千
菩薩證無生忍五千比丘於諸法中
漏盡解脫六十億諸天子遠塵離垢
得法眼淨

尒時尊者大迦葉白佛言世尊今此
文殊師利乃更為斯能作難作宣說
如是甚深法門令諸衆生多所利益
文殊師利謂迦葉言大德迦葉我實
不為難作之事所以者何一切諸法
皆無所作亦復無有已作今作當作
唯大迦葉我於諸法非作不作其義
亦尒又大迦葉我於衆生無有度脫
亦无繫縛所以者何一切諸法無所
有故迦葉云何於世尊前發如是言
能作難作又大迦葉我无所作慎勿
言我能作難作又大迦葉我實不作
非獨我不作如來亦不作辟支佛亦
不作阿羅漢亦不作又大迦葉有何
等人能作難作若欲正言能作難作
但彼一切嬰兒凡夫如斯說者是名
善說所以者何如諸如來皆悉无有
已得今得當得乃至一切聲聞辟支
佛亦無所得唯彼凡夫一切皆得時
大迦葉復白文殊師利言大士一切
諸佛不得何等文殊師利言一切諸
佛不得我不得福伽羅不得衆生不
得壽命不得士夫不得斷不得常不

得諸陰不得諸入不得諸界不得諸
名色不得欲界不得色界不得无色
界不得分別不得思惟不得念處不
得因生不得顛倒不得貪恚癡不得
此世不得彼世不得我不得我所乃
至不得一切諸法大德迦葉如是一
切諸法次第不得亦復不失不縛不
解不取不捨不近不遠是故迦葉應
當覺了如是法門若諸佛世尊皆不
得者則彼等非法無間凡夫一切斯
得是故凡夫能作難作非諸佛作非
辟支佛作非阿羅漢作是乃名為凡
夫作也迦葉復問作何等也文殊師
利言作斷作常作染者作依止作憶
念作取捨乃至作彼一切戲論分別
隨順高下等事是故大德迦葉如是
諸法諸佛世尊皆無所作无有已作
今作當作唯彼凡夫能作難作
尒時文殊師利復白佛言世尊所言
無生忍者云何名為无生忍也世尊
復以何義而更名為法無生忍菩薩
云何得斯忍法佛告文殊師利言實
无有人於生法中得無生忍所言得

者但有語言名字何以故以無生法
不可得故離攀緣故不得法忍得无
所得無得无失是故言得無生法忍
復次文殊師利彼无生法忍者所謂
一切法無生如是忍故一切法无来
如是忍故一切法無去如是忍故一
切法无我如是忍故一切法無主如
是忍故一切法无取如是忍故一切
法無捨如是忍故一切法无所有如
是忍故一切法無實如是忍故一切
法无等如是忍故一切法無等等如
是忍故一切法无比如是忍故一切
法無染如虚空如是忍故一切法无
破壞如是忍故一切法無断如是忍
故一切法无垢如是忍故一切法無
浄如是忍故一切法空如是忍故一
切法无相如是忍故一切法無願如
是忍故一切法離貪恚癡如是忍故
一切法如如如是忍故一切法法性
如是忍故一切法實際如是忍故如
是一切法无分別無相應无憶念無
戲論无思惟無作无力羸劣虚誑如
幻如夢如響如影如鏡像如芭蕉如聚

大寶積經卷第一百五 [illegible] [illegible]

沫如水泡如是忍故所可忍者亦無
可忍非法非非法但以名字說斯法
耳然彼名字亦不可得本性自離如
是言忍信解樂入無惑无疑無穢无
怖無動无沒遍滿身已正受而行不
得其身亦無住處文殊師利是爲菩
薩摩訶薩於諸法中得无生忍乃至
不行一切想故
尒時文殊師利復白佛言世尊所謂
忍者云何爲忍乃至不爲境界所壞
故名爲忍時彼善住意天子問文殊
師利言大士何等不爲境界所壞文
殊師利言天子所謂眼何法壞眼謂
彼善色惡色是能壞眼如色壞眼彼
聲壞耳乃至法壞意亦如是天子若
菩薩眼見色不取相不耽好不分別
不思惟不愛不猒知本性空無有念
想不爲衆色之所傷敗乃至意法亦
如是天子若其六情無著无縛無壞
无傷如是菩薩住於法忍住法忍故
於一切法無所分別无生不生無漏
不漏无善不善無爲不爲不念世法
及出世法不分別不思惟是則名爲

無生法忍說此法時有六萬三千衆
生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一萬
二千菩薩得无生法忍
尒時善住意天子復白文殊師利言
大士去何菩薩摩訶薩發起勝行超
越轉增入諸地也文殊師利言天子
誰於其閒能發勝行而言諸地有超
轉者善住意言大士仁豈不知諸菩
薩等所行殊勝彼彼轉增乃至超越
能滿十地乎文殊師利語善住意言
不然天子我聞佛說一切諸法猶如
幻化汝不信耶善住意言大士世尊
誠言誰敢不信文殊師利言天子如
彼幻人及幻豈有勝行超越轉入乃
至具足十地耶善住意言不也大士
文殊師利言如是天子着使幻人及
幻能有超行轉入者則吾等亦當如
是超越轉入何以故如世尊說一切
諸法皆如幻化故無轉入天子是故
着說諸地有轉入者即非轉入我亦
不言地有轉入所以者何一切諸法
無轉入故是故法於法中不得轉入
所謂色於受中不得轉入受於色中

不得轉入想於行中不得轉入行於
想中不得轉入識於識中不得轉入
色於識中不得轉入天子如是乃至
於一切法皆應如是作四句說
又眼不於耳中轉入耳不於眼中轉
入鼻不於舌中轉入舌不於鼻中轉
入身不於意中轉入意不於身中轉
入所以者何一切諸法其性各異行
自境界頑癡無知无有覺識亦如草
木墻壁凡石如鏡中像如幻如化不
可證觸一相無相以是義故一切諸
法无有超轉不出不入無去无來天
子當知若諸菩薩如是解知彼一切
法無超轉者不復更有諸地分別亦
无入道無有捨地亦无退轉於彼菩
提超轉之中無有失滅何以故若人
見彼陰界諸入是真實者彼无超轉
所以者何以一切法性本淨故天子
是名菩薩超越道地天子辟如幻師
化作十重華輿宮閣即令化人居處
其內天子於意云何彼人宮閣有定
所不善住意言無也大士文殊師利
言如是如是天子見菩薩地有超轉

者其事若此

破二乘相品第七之一

尒時善住意天子復問文殊師利言大士或時有人至大士所求出家者大士尒時當云何荅云何為說出家度法云何授戒及教持戒文殊師利言天子若其有人來至我所求出家者我當教彼如是言曰諸善男子汝今不應發出家心汝若不發出家心者我當教汝真出家法所以者何天子若求出家則求欲界亦求色界求無色界復求世間五欲之樂及求未來果報諸事若善男子有所求者彼不證法不證法故彼則見心是故天子若无所取彼為證法以證法故則不見心不見心故則不出家不出家故則無出家心无出家心故彼則不發以不發故則無有生以无生故彼則盡苦以盡苦故則畢竟盡畢竟盡故彼則無盡以无盡故則不可盡不可盡者則是虛空天子我時於彼善男子所作如是教復次天子若復有人來詣我所求出家者我復教彼如

是言曰諸善男子汝今莫發出家之
心所以者何彼心無生不可得發汝
莫為異而保此心復次天子若更有
人来詣我所求出家者我復教彼如
是言曰諸善男子汝今若不斷除鬚
髮如是汝則真實出家
尒時善住意天子復白文殊師利言
大士以何義故作如斯說文殊師利
言天子世尊說法無所斷除善住意
復問言何等不斷亦復不除文殊師
利言天子色法不斷亦不除受想行
識不斷亦不除天子若復有人作如
是念我除鬚髮乃為出家當知彼人
則住我相住我相故則不見平等又
見我故則見衆生見衆生故則見鬚
髮見鬚髮故生剃除想天子彼若不
見有我相者則不見他相无他相故
則無我慢无我慢故則無吾我无吾
我故則無分別无分別故則無動搖
无動搖故則無戲論无戲論故則無
取捨无取捨故無作不作无斷不斷
無離无合無減无增無集无散無思
无念無說无言如是則名安住真實

善住意言大士實義云何文殊師利

言天子所言實者即是虛空如是虛
空得名為實無起无盡無減无增以
是故言虛空為實性空為實如如為
實法界為實實際為實如是實者則
亦不實何以故以彼實中不可得故
名為不實
尒時文殊師利語善住意言天子若
復有人來詣我所求出家者我當教
彼如是言曰諸善男子汝今若能不
取著彼袈裟衣者吾則以汝為真出
家善住意言大士以何義故復如斯
說文殊師利言天子諸佛世尊無有
取法凡所宣說不為取著善住意言
不取何等文殊師利言天子謂不取
色若常无常乃至不取識若常无常
不取眼若常無常乃至不取意若常
無常不取色乃至不取法不取貪欲
不取瞋恚不取愚癡不取顛倒天子
如是乃至一切諸法皆悉不取而亦
不捨不合不離天子若取袈裟當知
彼即夫有見相天子是故我說不以
取著袈裟而得清淨及得解脫所以

者何天子諸佛世尊大菩提處無有
袈裟善住意言大士何法是袈裟文
殊師利言天子汝問何法為袈裟者
貪欲是袈裟瞋恚是袈裟愚癡是袈
裟因是袈裟諸見是袈裟名色是袈
裟妄想是袈裟執著是袈裟取相是
袈裟語言是袈裟如是乃至戲論一
切諸法皆是袈裟若知諸法無善不
善无思無念是名无袈裟若無袈裟
則无所有若無所有則无垢濁若無
垢濁則無障㝵无障㝵故亦無有作
是謂思量善住意言大士所言思量
思量者以何義故名曰思量文殊師
利言天子彼思量者於法平等无有
增減無作不作故言思量天子若能
於法不作增減如世尊說不應復起
想念分別故言思量善住意言何等
名為不作增減文殊師利言天子過
於平等過平等已法不可得所謂過
去不可得未來不可得現在不可得
彼法非如無增減作无吾我作無有
人作無衆生作无壽命作無有斷作
无有常作無有分別陰入界作无有

分別佛法僧作亦無有念是持戒作
是破戒作是煩惱作是清淨作是得
果作是須陁洹作是斯陁含作是阿
那含作是阿羅漢作是辟支佛作乃
至此是空作是無相作是无願作是
明解脫作是離欲作如是天子此皆
為彼無聞凡夫思量分別說斯法耳
汝應當知此是冣下癡人求欲得法
妄想取著是故如来為斷彼著而演
說是思量分別作不作事
於是善住意天子讚文殊師利言善
哉大士快說如是甚深法門尒時世
尊亦復讚可文殊師利言善哉善哉
文殊師利汝今乃能作如是說尒時
文殊師利復語善住意言天子若復
有人来詣我所求出家者我當教彼
作如是言諸善男子汝今若能不受
具戒如是則名真出家也善住意言
大士以何義故作如是語文殊師利
言天子如世尊說唯有二種受具戒
法何等為二一受正平等戒二受邪
不等戒是中何者邪不等戒謂墮我
見墮人見墮衆生見墮壽命見墮士

犬見墮斷見墮常見墮邪見墮憍慢
墮貪欲墮瞋恚墮愚癡墮欲界墮色
界墮無色界墮取著分別天子是為
略說墮於一切不善法中墮逐惡知
識妄取一切法墮不知出要解脫之
處天子當知是名受邪不等戒也天
子是處何者是受正平等戒謂空是
平等無相是平等无願是平等天子
若能如是入三解脫門如實覺知不
分別不思念於一切法無有退轉天
子是名受正平等戒也復次天子若
貪欲發若瞋恚發若愚癡發若愛无
明發我見發我見為根本六十二見
發三邪行發四顛倒發乃至八邪九
惱十不善業道等發故名受正戒也
天子譬如一切種子草木樹林皆依
犬地而得生長其地平等无心念作
如是天子若佛法中正受戒故具足
成就天子譬如一切草木種子依大
地住而得增長天子當應如是具受
正戒所以者何住於戒故道法增長
如彼種子戒亦復然又如種子增長
得名成就如是住於戒故所有一切

助菩提分法出生增長得名成就天
子是為過去未來現在諸佛世尊一
切聲聞受正戒也所謂入彼三解脫
門一切戲論語言滅處天子當知若能
如是受具戒者是名受正非不正也
尒時文殊師利復語善住意天子言
天子我今更於如是出家如是受具
如是教曰諸善男子汝今若能不持
禁戒如是則為真實持也善住意言
大士以何義故作如斯說文殊師利
言天子一切諸法悉無所取故无可
持云何此戒而獨有持天子戒若可
持則持三界天子於汝意者以何為
戒善住意言大士若能具足波羅提
木叉者是名為戒文殊師利言天子
云何名為波羅提木叉善住意言大
士所謂持身及以口意三業具足是
則名為波羅提木叉也文殊師利言
天子於意云何今是現前何處有是
身業可作如是過去未來亦無有作
彼皆無作无有像貌可得言有或青
或黃或赤或白及頗梨色耶善住意
言不也大士文殊師利言天子彼名

何等云何而說善住意言彼名無為
實不可說如是乃至意作亦然文殊
師利言天子於意云何彼無為者可
作有為乎善住意言不也大士文殊
師利言天子以是義故我如斯說彼
若不持名真持戒天子若言增上戒
學增上心學增上慧學者為學實際
當如是知无所持故言增上戒學無
所知故言增上心學无所見故言增
上慧學如是心不分别故不憶念故
不生殊異故名寂上心學如心學戒
慧亦尒天子若不得心則不念戒若
不念戒則不思慧若不思慧則无復
起一切疑惑既無疑惑則不持戒若
不持戒是則名為真持戒也天子當
知彼持戒者則无所欲無所欲故則
无退還無退還故彼則清淨彼清淨
故則得解脫彼解脫故則得精進彼
精進故則无有漏彼無漏故則住正
行住正行故則无像貌無像貌故即
是虛空何以故以彼虛空无形相故
是故天子若有人能如是學者則為
不學彼無學故則為真學於何處學

謂無處學去何无處謂空平等天子
若能正住空平等者是則名為真住
戒學
尒時文殊師利復語善住意天子言
天子若人能作如是出家如是受具
我復教彼如是言曰諸善男子汝今
若能受彼一切三千大千世界篤信
檀越供養衆具而能於中不起分別
不念報恩是乃名為清淨持戒善住
意言大士以何義故作如斯說文殊
師利言天子所謂若人取彼施者受
者財物三事故是為報恩又若見彼
是為報恩若思惟彼是為報恩若分
別彼是為報恩天子若不見彼不取
彼不思惟彼不分別彼者有何可報
何以故以從本来畢竟清淨如是報
故天子彼若取若見若思惟若分別
及念報者是謂凡夫非阿羅漢所以
者何是諸凡夫於一切時常行取著
思量分別此受彼與彼垢此淨以是
分別故有報恩云何報恩謂諸凡夫
於生死有取後生身是故於彼欲行
報恩天子諸阿羅漢不受後有畢竟

不見不思量不分別無有此彼更不
受身當於何處而報恩也天子若受
彼施當行三淨然後乃受何謂三淨
一不見己身即無施者二不見他人
即无受者三不見財物即無施事天
子如是三淨則畢竟淨如斯淨已復
何用報天子以是義故我如是說若
受三千大千世界萬信檀越一切衆
具不分別不念報者是名世間真勝
福田是真出家是淨持戒
尒時文殊師利復語善住意天子言
天子我與彼人如是出家如是戒已
當復教言諸善男子汝今若能不行
阿蘭拏不在聚落不處近不住遠不
獨坐不衆居不多言不杜默不乞食
不受請不事糞掃衣不受他衣鉢不
多貪不少欲不多求不知足不樹下
不露地不服腐爛藥不受肉與蘇善
男子汝若能於一切頭陁不起分別
如是行者則名具足行頭陁也何以
故若以憶念分別行者即是我慢心
見諸相天子若如是行則如是念我
受糞掃衣我行乞食我住樹下我坐

大寶積經第一百四卷　第二十張　[illegible]

露地我行阿蘭拏我服腐爛藥我少
欲我知足我行頭陁天子若正行者
不生如是念所以者何為彼無有一
切分别故彼於尒時尚不見我況當
計有頭陁功德若見有者无有是處
天子是故若有如是行頭陁不憶念
不分别我則說為真頭陁也何以故
天子若斯人者拂去貪欲拂去瞋恚
拂去愚癡拂去三界拂去五陰拂去
十二入拂去十八界如是我說為真
頭陁何以故以彼頭陁不取不捨不
思不念不修不行非法非非法是故
我說真頭陁也
尒時文殊師利復語善住意天子言
天子我與彼人如是出家如是行已
當復教言諸善男子汝今若能不觀
四聖諦不修四念處不修四正勤不
修四如意足不修五根不修五力不
修七覺分不修八聖道不修三十七
助菩提法莫證三解脫門何以故天
子彼聖諦者入無生相不可念知不
可修證所以者何彼无生中云何言
證天子是故我言夫念處者非念非

思一切諸法故言念處天子若比丘
不住欲界不住色界不住無色界故
言比丘不住四念處思修四念處去
何思修如彼不思不修故言思修如
是次第乃至三十七種助菩提法應
如是知天子若彼禪行比丘於一切
法悉無所得无所得故不思念不分
別不修不證何以故天子彼諸法但
有名如三十七助菩提法彼雖有名
而不可得唯以分別因緣故生一相
無相以如是名故如是說其說亦无
故彼雖復名字證知終不可得是則
名為如實覺知三十七種助菩提法
時彼善住意天子復白文殊師利言
大士所言禪行比丘何等名為禪行
比丘耶文殊師利言天子若彼比丘
於一切法但取一行極隨順者所謂
無生是為禪行又復无有少法可取
是為禪行又不取何法所謂不取此
世彼世不取三界乃至不取一切諸
法如是平等是為禪行天子如禪行
者乃至無有一法相應無合无散是
為禪行

尒時彼會大衆多有無量百千衆生咸有疑心今此文殊師利所說如是云何得與聖說相應所以者何世尊恒說若人能入三解脫門名為涅槃又如佛說若有修行三十七種助菩提法便證涅槃然而今者文殊師利更如是說不應修是助菩提行亦莫入彼三解脫門將非文殊師利虛妄說耶於是文殊師利知諸比丘及以衆會咸皆有疑即語尊者舍利弗言大德汝於今者寧可證信世尊記汝智慧第一大德汝於何時證離欲法且當證法時豈不見四諦耶舍利弗言不也豈不修三十七助菩提分法耶曰不也豈不入三解脫門耶曰不也大士我於尒時乃至無有一法可見可除可修可證可選擇者所以者何一切諸法無為无生無言是空若是空者有何可證說此法時衆中有三万比丘於法漏盡心得解脫

大寶積經卷第一百四

庚子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勑彫造